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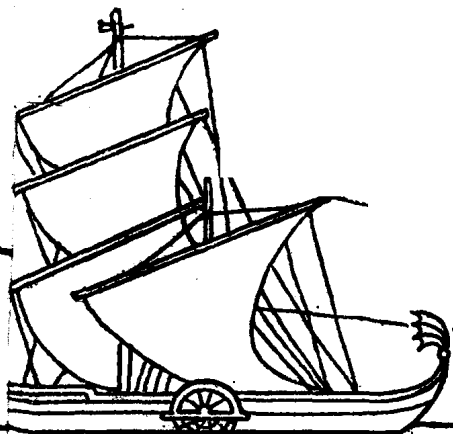
爱的选择

0566449

[英]巴巴拉·卡特兰著 朱炯强、徐人望译

# 爱的选择

47.11  
52-C99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爱的选择

[英]巴巴拉·卡特兰 著

朱炯强 徐人望 译

责任编辑：欧阳捍卫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三厂印刷

198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9,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印数：1—100,300

统一书号：10109·1490 定价：0.55元

## 楔 子

“你到底来了！”王子惊喜地叫道。

“是的，”安吉利娜轻轻地回答，“我来了。”

王子停顿了片刻，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这位娇美的女郎，女郎不禁微微哆嗦。

“你真美，但……”他声音饱含痛苦，使安吉利娜柔肠寸断，很想安慰对方几句。

“无论我们彼此的感情如何，”她低语道，“我知道，你祖国的利益必须……摆在……首位。”

王子逼视着女郎。

“彼此的感情？”他说，“告诉我，你对我怀着什么样的感情？”

安吉利娜羞涩地垂下了眼睑，王子急躁而执拗地问她。

“告诉我！”王子紧紧地追问。

突然，安吉利娜清亮的嗓音中，奇迹般地发出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喊：

“我……爱你，爱你，爱你！”



一九〇二年

“女王花容月貌，身披银白色的礼服，紧身胸衣上缀满钻石饰针，灿若明星，由大到小，渐次排列。这些宝石，都是她最最喜欢的……”

安吉利娜在给祖母读报，见祖母朦朦胧胧地快入睡了，声音嘎然而止。

不过，如果这时不等嘱咐，擅自离开，那就错了。

安吉利娜伸腿拨了拨卧在脚边的蒂蒂——一只浑身雪白的狮子狗，它受了委曲，愤愤不平，喷起了鼻息。

祖母闻声惊醒了。

“蒂蒂怎么啦？”她问，“想出去溜溜吧？”

“是的，奶奶。”

“那就带它出去吧，快去！”梅德温夫人吩咐道，“你知道，它每隔四小时就该出去蹓跹一次。”

其实蒂蒂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花园中蹑蹑回来还不到二小时，但安吉利娜没有说破。

相反，她却答应道，

“好的，奶奶，我就带它去花园，希望您能好好睡一觉。”

“不知能不能睡着啊。”梅德温夫人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安吉利娜刚走到房门口，梅德温夫人



就合上眼睛了；安吉利娜明白，她这一午觉至少会睡上半个小时。

安吉利娜从占据她大量时间的义务中暂时解脱出来，奔进三楼自己的闺房，戴上与薄棉布罩衫十分协调的花边草帽。

天气非常炎热。如此炙人的天气，即使八月份也不多见。倘若在平常时候，恐怕大家都已离开伦敦，不是到乡下避暑，就是去海滨度假了。

然而，即将在八月九日举行的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已经使国内外的权贵显要云集伦敦，而且，所有在社会上有些地位的人士，都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典礼。

加冕典礼原定于六月二十六日举行，不料王上在月初却患了阑尾炎。

大家知道，王上当初断然拒绝延期举行典礼，不料六月二十三日，医生告诉他，说他又得了腹膜炎，如不立即手术治疗，就有生命危险。

当时各家报纸都曾大肆渲染，报道了新国王决心不使全国居民失望，与医生们展开激烈争论的情况。

最后，为了王上的生命安全，医生们终于说服他在第二天接受了手术。

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世界各地都为之震惊；尔后，人们又为手术的成功欣喜若狂。

安吉利娜虽然与这桩重大事件毫不相关，但对由此引起的骚动却十分清楚。

贝尔格雷夫广场上，凯法利尼亚公使馆与她祖母的住宅一墙相隔，安吉利娜惊奇地看到那些制服上饰有穗带，胸前佩着勋章的官员们进进出出，十分热闹。他们六月份曾经来过一次，后来离开了，而现在又来了。

她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牵着蒂蒂到花园散步，乘机观看公使馆门前的热闹景象。

对于新国王的加冕典礼，安吉利娜私下见到的，仅此而已。

她虽然竭力劝说祖母让她在一名仆人的陪同下，去观看从白金汉宫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一带的游行盛典，即使在白金汉宫外面伫立片刻也行，但遭到了拒绝。

“我不能让你象乡下挤牛奶的姑娘似的，傻呵呵地立在人群中间，”她坚定地说，“况且，要仆人陪你去，少不了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们年老体衰，哪里受得了？”

这最后一句话确是事实。在这幢座落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阴森森的住宅里，仆役们为她祖母服务都已经多年了，正如她父亲一次从印度回家度假时说的，都已经“半身入土”了。

正由于他们年迈体弱，安吉利娜才能没有待



女的陪同，只身牵着蒂蒂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花园中散步。

汉纳侍奉梅德温夫人已经五十多年了，双膝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除了吃一日三餐饭外，什么时候都不愿下楼。

此外还有三名女仆，与汉纳同属一类；至于老管家拉斯顿，则要在门铃响过六七次之后才能步履艰难地赶到大门旁边。

不过，对安吉利娜来说，能够只身出去倒是快事。

但要说服任何仆人陪她上街买东西，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有时，她不禁暗自思忖，以伦敦之大，能够聊以排遣烦闷的宜人之处，竟然只有小小的贝尔格雷夫广场。

可是，眼前她却十分满足于尽量在花园中多待一会儿。

透过灌木丛，可以暗暗地欣赏公使馆门前的繁忙景象，谁也不会注意到有人躲在花园里看热闹。

蒂蒂也满足于在灌木丛中嗅来嗅去。其实，要带它到任何别的地方去都是够麻烦的。

因为这种来自北京的狮子狗，目前在英国还是稀世奇兽，大多数英国人对它一无所知。

安吉利娜对这类狮子狗的来历饶有兴趣，知

道许多世纪以来，它们是严禁携出中国的。

她认真阅读了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上的有关记载。有时它们在狗展中展出时，报刊上还会发表介绍它们的文章。

她把那些文字逐篇裁下，贴在集锦簿上。由于广泛搜集，博闻强记，并且向许多感兴趣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讲解，它们的历史已经被她背得滚瓜烂熟了。

原来，早在公元五六五年，有一只波斯犬被中国南北朝时的北周<sup>①</sup>皇帝赐名“金虎”，封为上卿（相当于英国的公爵）。

金虎食鲜肉，啖米饭；连皇帝骑马出巡时也在自己的鞍前放置一垫，供它坐卧。

后来，金虎与从梅利塔岛用丝篷马车运送到中国的其他狗种相交，培养出一种小巧玲珑的狮子狗，几乎成了稀世珍兽。

它们受爵封侯，秘而不宣，外人不得而知。

拳乱发生时，三名英国军官在搜查和焚毁北京近郊的圆明园中，发现五条小巧玲珑的狮子狗守在一具自杀身亡的贵妇人尸体旁边。

年轻的上尉约翰·哈特·邓恩把其中的一只

---

<sup>①</sup>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应为“北齐”。

携到英国，献给维多利亚女王陛下。

安吉丽娜说到这里，每每为这位年轻军官把万里迢迢从中国携来的狮子狗奉献给女王陛下的至诚所感动，竟有点哽哽咽咽起来。

那第一条从圆明园携至英国的北京狮子狗更名为露蒂，成了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爱犬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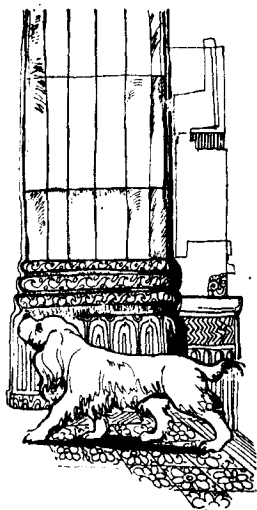
后来，奥丁舰舰长约翰·海勋爵也携回两条，不过那是两年之后的事了。

他把那两条狮子狗送给他的妹妹韦林顿公爵夫人，养在斯拉特菲尔德·沙耶，曾有所繁衍。

乔治·菲茨罗伊男爵回国时也带了两条，赠给他表妹里奇蒙公爵夫人。

安吉丽娜的父亲，少将乔治·梅德温男爵在东方听说过中国的狮子狗，两年前回国度假，携来一条浑身雪白的小犬，呼之为“蒂蒂”，并作为礼物奉献给他的母亲。

蒂蒂长相奇特，梅德温夫人初见时惊诧不已，但不久就被它完全征服了。



由于梅德温夫人溺爱蒂蒂，全家上下群起效尤，宠爱有加。

他们简直爱得发狂，把剁细的鲜肉和鸡肉放在精美的瓷盆中喂它，一有机会就去抚摩一番。

其实，蒂蒂并不喜欢他们的抚弄，它冷漠傲慢，以不屑一顾的神气对待他们，安吉利娜简直完全相信，它对自己的尊贵肯定有强烈的意识。

它是专供一个人玩赏的，眼中只有安吉利娜，决不旁顾他人，虽然有时也会纡尊降贵，在梅德温夫人面前作巧卖乖。

除此以外，它在屋子里走动时，就大有满清官吏的威严和封建帝王的傲岸。

安吉利娜很高兴能够得到它的欢心。当它偶尔希望她拍拍自己时，就拱起鼻子，轻轻地擦擦她的纤手。

不过，它多数时候总是独自傲坐一旁，以冷峻的目光打量一切人，仿佛大家都是它的臣民，不该过于亲昵似的。

它是安吉利娜逃出屋子的借口；没有它就会使她生活得索然无味。

“蒂蒂，过来！”她叫道。小狗尾随着她，跳出祖母的卧室。“我们去散步吧！”

蒂蒂完全明白安吉利娜的意思，知道要到花园去散步了，因而竟不随她上楼，只在楼梯口等候。

安吉利娜金发上戴着草帽，碧眼中闪着光芒，奔下楼梯。她宛若一个白里透红的小天使，或者换个比喻，象只北京犬。

她天生丽质，犹如蒂蒂，那是一种小姑娘似的美丽，但她的心智恰恰相反，十分成熟。

安吉利娜不但聪明伶俐，而且学识渊博。

这是由于她自幼孤寂无伴，把光阴化在一切能够到手的书籍上，因而智力之发达和想象力之丰富，远远超越与她年龄相仿的姑娘。

母亲在世时，他们住在乡下，没有足够的金钱到伦敦旅行。

然而，安吉利娜对此毫无怨言，完全满足于母爱和自己乘坐的马匹，满足于由于雇不起足够的花匠而凌乱不堪、杂草丛生的大花园。

她父亲长年随军，远戍异邦，离多聚少，以致安吉利娜年幼时见他回家总感到面生。

妻子辞世不久，乔治男爵被派到印度，指挥西北边境的军队。

虽然安吉利娜一再恳求父亲携她赴任，但他却说：

“在打仗的地方，女人是最讨厌的，再说，我根本没时间照顾你。”

这就是说，她不得不住在祖母家里。她认为自己已长大成人，从去年起就不再想到学校去念

书了。

她煞费心机地说服梅德温夫人，让她随一位曾在著名的管弦乐队任职的老人学习音乐。

此外，她藉以了解窄小天地之外的世界的，除了书本，还是书本了。

后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震惊之余，新国王加冕典礼的兴奋接踵而至。

凯法利尼亚仅仅在去年才在贝尔格雷夫广场上设立公使馆，却为安吉利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她血管中流动着一股希腊人的血液，尽管父亲嘱咐她严守秘密，却并不妨碍她理所当然地熟悉凯法利尼亚的地理位置。

由于她的希腊血统是禁止声张的，希腊自然而然地成为她最感兴趣的国家。

她那一点为数不多的衣服费，大都化在借阅伦敦图书馆的书籍上。

她查阅目录，搜寻自己要读的书，通过邮局向图书馆借阅。

她从奥林匹斯山男女诸神的神话，一直读到希腊人民在战功显赫的鄂图曼帝国铁蹄蹂躏下的痛苦生活。

凯法利尼亚是希腊西海岸外的一个大岛，关于它的记载，安吉利娜虽然见得不多，但当她获

悉祖母住宅隔壁的公使馆的名称时，却暗自以为它建馆于此，真是巧遇天成。

现在，她步下楼梯时，蒂蒂跟在脚后，更加神气活现了。她边走边想，也许今天能够有幸看见西诺斯王子。

上次王子来参加原定于六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加冕典礼时，安吉利娜只瞥见一眼。

王子身材高大，肤色黝黑，年轻英俊。她觉得他看上去完全具备希腊人应有的人品。

然而，一瞥之后，整个凯法利尼亚使团都离别而去了，只留下一位年迈的公使供安吉利娜怅望。

现在，王子又来了，说得确切一点，是前天到的。

安吉利娜一直都在盼望他啊！她即使不在花园中灌木后张望，也能在祖母的房屋里，在几乎占据了整个楼下的大客厅里，透过帘幕窥探。

自从梅德温夫人在那间可以俯视后院的卧室里病倒之后，客厅中的家具就一直覆盖在麻布之下了；窗帘低垂，帷幕沉沉。

楼下还有间起居室，充作书房，供安吉利娜使用，实在远比客厅舒适。

安吉利娜觉得，把这么一间宽敞的陈设考究的客厅遮蔽得如同灵堂，非出现祖母康复的奇迹

就废置不用，那真是巨大的浪费。

梅德温夫人病情严重，要想使她再下楼来，连常来给她治病的医生也简直束手无策。

安吉利娜念念不忘祖母突然康复，梦想能在大客厅里举行一次邀请凯法利尼亚王子西诺斯参加的宴会。

她想象着大厅的枝形吊灯上烛光辉煌，想象着祖母戴着一直锁在小保险柜中极需擦拭的头饰和宝石。

她自己则披着洁白的长礼服，金发上插着三根鸵鸟毛。如果有人引介的话，以这样的服饰去参加白金汉宫的舞会也是完全合适的。

她母亲曾经无数次地参加过维多利亚女王客厅中的盛典，经常对她描述那里富丽堂皇的场面。

安吉利娜知道自己必须按传统的方式参加初次社交活动，盼望着到白金汉宫去行屈膝礼。

可惜母亲亡故，祖母卧病，父亲远戍，她没有舞会，没有酒宴，没有一切社交活动，连加冕典礼也看不成。

而西诺斯王子将先参加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仪式，然后驱车游行到白金汉宫，不但可以见到英王的无数皇亲国戚和宠幸者，还将见到欧洲的其他国王和王后。

安吉利娜平日贪婪地读着报纸，这既出于她



自己的爱好，也是祖母的需要，因为那是祖母与故友旧交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

梅德温夫人是非知道国王的至爱亲朋在白金汉宫出现的次数不可的，而一些爱寻根究底的报纸还会有声有色地描绘他们的仪表，妄加评论，有时甚至捕风捉影，散布流言蜚语。

各家报纸都提到萨拉·伯恩哈特·金伯利夫人，阿琴·佩吉特太太以及新近得宠的乔治·凯佩尔夫人都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享有专座。

梅德温夫人精神振作时，安吉丽娜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她总要讲些道听途说的带点挖苦味道的奇闻逸事。

“王子在白金汉宫见到那些女人时会有什么感想呢？”安吉丽娜暗自思忖。

她想到希腊女子非常美貌，所以王子衡量美人的标准可能十分苛刻。

她走到狭窄、阴暗的过道时，那位似乎永远守在那里的老管家拉斯顿看见了她。管家手上拿着花园门的钥匙，从对面迎了上来。

“要出去吗，安吉丽娜小姐？”他问。

她要出去是明摆着的，这句问话是他的口头禅。安吉丽娜接过钥匙，笑笑说：

“是的，多好的天气啊！拉斯顿，在屋子里呆不住了。”